

# 小人物憶往 (四)

劉承符

## 五、復員返港

突如其來的日本投降，民衆歡喜若狂，忙着放鞭炮，後方社會發生一種喜歡的慌張，大家不知所措，都準備先回老家看看，我個人想，將來工作機會很多，不必爭取於一時，先回北平老家看看再說。在大後方數年破破爛爛的衣服用品也不少，車船座位有限不能攜帶，在三十四年秋季一個早晨，我在重慶南岸五桂石擺個地攤，售賣舊衣，一時圍觀如堵，我看生意不錯，我就抬高價錢，賣了一個上午，收進不少，心想作生意到很自在，不必求人，有東西人家自然會來買。在後方作生意發財的人很多，也要靠運氣，我沒有作生意原因有二：一則沒有本錢，我每月生活還不夠維持，根本沒有錢作生意，二則在香港會牛刀小試均遭失敗，不敢再嘗試。在大後方靠着囤積居奇發財的很多，突然勝利，猝不及防，物價大跌，聽說平時有幾千萬財富的人，一下子垮掉，反而負債，被迫自殺的也有。

交通部復員計劃，在材料司方面準備恢復沿海各口岸材料儲轉處，因為我是香港撤退人員所以就派我到九龍材料儲轉處，該處組織分爲料務組、料帳組、運務組、總務組、人事、主計兩室，我擔任料帳組組長職，月薪三〇〇元，職務加給二五〇元、生活津貼五〇〇元，共計一〇五〇元，均按港幣發給，當時香港政府職員華人薪水每月最高不過四、五百元之譜。被派在九龍材料儲辦處職員一行十餘人連同眷屬及所帶行李包租一輛軍用大卡車，由重慶出發經過貴陽一直到梧州，由梧州坐木船到廣州，坐木船時有一晚風浪很大，一夜狂風不息，我們都在睡夢中，並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來船夫說昨夜實在太危險了，波浪太大，船行危急，幾有翻覆之虞，把你們叫起來也沒有用反而誤事。幸虧上天保佑，轉危爲安，命不該絕，否則全家人以及同行同事均可葬身魚腹。到了廣州正值農曆新年，街上人車來往熱鬧非常，看到日本兵在掃街，仍然穿着皇軍制服，市民對於他們也無暇一顧。

在廣州住了兩天，即搭廣九火車到達九龍，先遣人員已替我租到一間房子，在九龍樂道十二號地下，港幣六十元。太平洋戰爭前在香港材料庫工作時，內子曾由天津來港，在九龍住家，曾雇用女傭一人名阿祥，每月工資七元，工作能力很強，洗衣作飯抱孩子，一人擔當，後來時局緊張在二十九年間內子即赴上海任其姐家，此次復員返港，阿祥探聽我們又回來，她來看我們，我們又雇用她，月薪隨當時行情已增爲港幣三十元。廣東傭人在家裏做久了，如同家人一樣，同主人相處甚得，與本省下女大異其趣，似乎談不上什麼感情，說走就走，何以地方不同性格有此差異，這個問題始終研究不出來。有一次與人談起，他說大陸的河流都是向東流的，是正常的現象，本省的水是向西流的，所以花不香，鳥不叫，人無情，這種說法我並不同意，水東流或西流對於人的性格有何關係，我不承認此說，同時我對於本省人在日本統治之下，安份守己，省吃儉用，誠樸無華，尚不虛偽，夙所

作了一點布施功德，所以又轉世爲現在的本省青年人，請看現在的青年人發達的很多，有的證書很有成就，在學術上很有地位，有的在工商界發了大財，有的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這些個青年人的前生都是臺灣被日本人統治下不貪污舞弊，不作壞事安份守己的善良人民，所以今生很有福報。

景仰，所以我買東西都在本省人開的店去買。就佛教觀點來說，上一輩子的本省人在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期間，安於貧窮，作惡事少，心地良善，可能多多少少

三十五年陰曆年初到了九龍以後，大陸戡亂戰爭繼續進行，而香港則恢復正常，日趨繁榮，定居後第一步是要先把家中大小在抗戰八年由南京帶來的舊衣服，從內衣內褲陸續汰舊換新，初到九龍的半年，每月薪水花光，毫無存蓄。

戰後在在九龍這兩年，生活比較安定，薪水折合國幣比國內部長的薪水還多，這兩年確實走好運，沒有福報的人走好運也不過生活比較舒適而已，亦沒有

復員到了香港，發現原存九龍大包米的材料已蕩然無存，不過原來材料庫的卷宗日本人並未毀掉，我又重新加以整理保存當作參考，其中尚有我的私人文件，找到了在南京鐵道部時的服務證件六、七件，失而復得，甚覺希有，我此次退休的證件是最完整的，可以回溯到民國二十二年，實在是意料不到的事。

一 22 一

發財的希望。有一天找到香港一個大旅社找仇慶雲摸

骨，一進門先排號，港幣五元，排號之後，仇先生即摸我頭蓋骨、顴骨、兩頰、耳後、左手、左肘，摸完之後嘆了一口氣說：「嘿！一生勞碌奔波，太辛苦了，太苦了，錢存不住，六親無靠。」還有其餘的話已記不清楚，說的全對。最後說：「你要詳細看再繳五十元。」我請他少收一點，他不肯，他說：「我說了這些話，你心裏已有數，不要看也可以了，你的命不是太壞的，我這裏有三種人不要錢，第一窮得沒飯吃

的人不要錢，第二快要死的人不要錢，第三老來無結局的人不要錢」。在九龍儲轉處時期工作很順手，組內有三位同事非常得力，一位是王視察勉光，福州人，是我在天津扶輪中學時期的同班同學，隨副處長嚴沉琳來的，嚴是前桂林材料廠廠長，另外兩位組員是陳伯潛與王占恩，陳是廣東清遠人，王是廣東中山人，此二人係太平洋戰爭前在香港材料庫的同事，戰事發生彼此離散，失却聯絡，日本投降在重慶巧遇，我即介紹與張處長詩儂，承他核准即派在本處工作。此三人工作能力強，勤勞負責，他們所作的工作我不要複核，決不會有錯，所以人要走運，自然會有人幫

忙，不要自己親自操心。

提到走運問題，這又不得不談談命理，賤造是丁未、壬寅、乙未、癸未，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未時生，八字排列如下：

食神 丁未 財食比  
正印 壬寅 羊刃 財 傷官  
日元 乙未 財食比  
偏印 癸未 財食比

3 辛 丑  
13 庚 子 水  
23 己 亥  
33 戊 戌  
43 丁 酉 金  
53 丙 申  
63 乙 未  
73 甲 午 火

乙未日元，生於寅月，木旺於春，身旺應求發洩，以木生火，恰好丁火透干，一可發洩乙木之精英，一可調候，蓋孟春寒意正隆，必須用火，故以丁火為用神，而丁壬一合，合而化木，失却火的作用，

反而增加乙木本身的頑強，致一生困頓，無大發展，一生行運，青年走水運，壯年走金運，均非所喜，六十三歲以後行己午未南方火運，可補命中之不足，應為最得意之秋，然而老驥伏櫪，又有何用。考諸一生經過以退休後之生活最為快樂，深深體會到無官一身輕的自在，這是我一生命運的簡批。

至於行火運最佳亦信而有徵，民國三十五年歲次丙戌，天干屬火，地支燥土亦含有火，此一年我由重慶復員到香港由正月起即拿港幣待遇，俗語說命好不如運好，運好不如流年好，雖有此說，但仍以大運最為重要，大運不走火運，僅流年走火運，亦不過小小得意事事隨心而已。自從來臺學佛之後即將命理書籍拋棄，不再為人推算，因佛教禁戒占卜星相，認為是迷信，謂之邪命，佛教認為人可造命，力行善事環境自然好轉，不必算命打卦，確有至理。

三十五年冬季九龍材料儲轉處張處長詩儂被臺灣省公路局第一任局長華壽嵩先生徵召來臺擔任公路局業務處處長之職，當時張處長曾對同仁暗中表示，有意來臺者可以隨同來局設法安插，但以臺灣待遇比香港差，不願指名徵調，我因當時香港安定且拿港幣，

生活舒適，未曾請求來臺，仍繼續留港。張處長去後，交通部改派一位廣東人鄭鍾榮先生任處長，鄭先生亦厚道，平安生活又過了一年多，到三十七年夏季，交通部派三位大員來處開會，名義上是檢討業務，實際上是時局動亂，材料少到，為緊縮外匯開支，將九龍儲轉處同仁分一半到廣州，另在廣州成立材料儲轉處，在他們開會第二天上午一大早鄭處長就第一個先找我秘密談話，說的非常簡單，他說：「現在本處奉命改組，料務組與料帳組合併為一組，請你擔任料務組組長，這兩組要留一半人，其餘一半調廣州，請你選擇決定。」我當時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命令極感困擾，心情很複雜，所想到的有兩點：

(1) 料務組與料帳組合併為一個組，等於把料帳組取銷，現任料務組組長是李舒，應當請李舒擔任這個職務，在道義上我不能搶他的位子，雖然鄭處長叫我擔任此職，我要接受就對不起李舒。

(2) 人事方面誰都願意留港拿港幣，誰也不願到廣州拿國幣，李舒一大家子人，他到廣州怎麼能夠維持生活，我應當幫他這個忙，再者同仁那個留，那個去，我很難決定，都同我很好，我沒有這個勇氣把那位調到廣州。

在此極其難處的局面下，我對鄺處長表示上述兩點困難，情願自己犧牲調赴廣州，鄺處長一再叫我擔任此職，談了兩小時我始終未接受，結果李舒留任，我調廣州，事後李舒見了我說：「你老兄真是古道熱腸，我非常感謝。」我到今天想起來，只替別人設想而不替自己設想，在世間法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真是愚癡透頂的人才如此作。就佛法說，菩薩是以大慈大悲救度衆生爲己任，慈能予樂，悲能拔苦，自己更犧牲一切幫助他人，這實在是菩薩發心，我在香港時尚未學佛而竟能有如此的心腸，真是善根深厚，自己覺得非常慶幸與安慰。再者我幸虧把優厚待遇的位子讓給李舒，不然如果我接受料務組長職務，把李舒及其他一半同仁調走，還不兩個月張處長來信邀我到臺灣來，鄺處長焉能放我走，而且局面剛剛改組，我又焉能對鄺處長說非走不可，只有不來臺灣。後來聽說九龍儲轉處改組後不到一年（三十八年）時局大亂，該處同仁均經遣散，事實上大陸撤守，也沒有辦法再調回大陸工作，如此說來，我當時的一點慈悲心，救人反而救了自己，佛說因果報應真實不虛。

到了廣州之後，公家配了一間房，在東山住宅區租的，六七家同仁住在一起，時局不寧，待遇減少，生活困苦，無公可辦，又加水土不服，大人小孩四肢均生瘡，回想香港的生活，如同作夢，正在艱難困苦之中，忽然有一天接到張處長由臺灣寄來的信，說臺灣省公路局業務處有一營業課長缺（是時原任營業課長高一萍調臺中區運輸處作主任），如願就任請即回信當即簽辦，我當然願意來臺，復信同意，張處長並代我辦理入境證，於九月初由廣州動身乘廣九路火車到香港暫住陳伯潛家，次日下午有幾位同事來看我，向我道喜，我問有什麼喜的事，他們說今天上午廣州開的火車在羅湖附近出軌翻覆，其中第二〇七號車箱損壓最嚴重，死了幾個人傷了很多。我家人頭一天乘坐的車箱就是二〇七號，只相差二十四小時，這又是一次命不該絕。九月初旬由香港乘永生輪到基隆，上岸轉臺北住在浦城街寓所，過了兩天到路局報到，派在業務處工作，迄至六十年五月一日退休，在公路局陸續工作二十三年，在此一段期間爲時最長，約等於一生工作年限的百分之六十，所經歷的事亦最多，但我不想再寫，因爲本局的人與事，擺在眼前，大家都很清楚，不必由我多所饒舌，就此告一段落。

## 退休以後

退休的動機可以說百感交集，自從民國二十年學校畢業被派到東北工作，到民國六十年已滿四十年，在這四十年當中辛苦備嘗，環境如何變遷只要上班總是以公事爲第一，自己辦稿的時候由起草到謄清，一字不漏，詳細審核，後來作了小主管，看稿也由受文者看起一直到請查照辦理見復爲荷，四十年中沒有一件是不看就蓋章的公事，在業務處工作時，有時工作多，帶回家去看，尤其是星期六，把公事帶回家裏看到夜間十一、二點，星期一上午上班即分別送出，在星期六晚間把公事看完，晚上睡覺才安心，第二天星期日可以自由自在的過一天，不然心裏總覺得有什麼事情沒有辦，坐臥不寧，性格如此，並非表示自己如何忠於職守，有人說：「你這樣把公事帶回家去看，實在是傻瓜極了，你這樣作，沒有人說你好，萬一丟了一件公事，你要受處分，而且把公事帶回私人家中也是不合法的。」這話有理，但是個性如此，不帶回家辦心中不安，不過對於公事特別小心，晚上看完之後放在靠近床頭的桌子上，一旦夜裏失火，馬上抱着公事跑，不把它燒掉就是了。

我這樣對於公事兢兢業業四十年，自己覺得這一

生的寶貴光陰與精力消耗於政府的十之有九，假如我不作公務員，從小就學剃頭，以四十年之苦幹與努力，起碼在西門叮開兩引理髮廳是不成問題的，而今不幸作了公務員，更不幸遇到軍閥混戰、北伐抗戰、戡亂，以致勞碌奔波，流離失所，艱苦一生，自己常嘆命苦。但是這話又說回來，我在公路局作了二十三年，雖不無微勞，而退休以後公家給我退休金三十萬，另配給二十五坪公寓住宅一所，使我桑榆晚景有個安頓，亦屬優厚，我有河功何德承受此超額的優遇，心中感激自是不言而喻了。

民國五十九年我的年齡已過花甲，自己覺得老而無用，不願再等候命令退休才離開崗位，所以決定提前退休，以有生之餘年，專門從事佛學的研究與實踐，同時兒女均已長大，能自謀生活先後離去，不再需要我負擔，剩下夫妻二人，粗茶淡飯，而且我又吃花齋，生活簡單，退休金利息亦可過活，故決計申請退休，先呈局長批准，然後檢齊證件，裝訂成冊，填具退休表五份，一併於六十年二月十日送人事室，經過承轉手續，最後奉到銓敘部核准自願退休命令爲六十年五月一日生效，先後領到退休金二二一、二四七元，省府互助費二一、八〇〇元，本局福利會互助費九、六六〇元，公保退保養老金五七、四〇〇元，共計一

三二〇、一〇七元。有人勸我說，公保不應退，我們都是六十開外的人，萬一生個災病，住醫院花不起，自己無法負擔，還是繼續投保的好。幾位好友以及家人均如此說，後來我毅然決然還是退保，理由是：我平生六十年來很少病，沒有住過一天醫院，將來萬一生病，若是小病，我自己會治，吃點草藥一定會好，若是大病，我不治了，我就專心念佛，印光祖師說過，得了病就專心念佛，可以消災解厄，早日痊癒，若壽命盡了，念佛可以往生，此話真實不虛有事為證。

十幾年前奉令參加鐵路公路運輸配合會議，沿途由臺北經新竹、彰化、臺中、嘉義、高雄各地，上下午均由交通單位酒席招待，感染了急性肝炎，在高雄運輸處醫務室去看，醫生說是黃膽病，須住院二週，我出差無法住院，就住在高雄運輸處招待所，每天二十四小時發高燒不停，粒米不進，一口水都嚥不下去，一聲佛號，綿綿密密，極為精進，那時候真是一切放下，只求臨終一心不亂，發燒溫度雖高，而心中覺得清涼自在，學佛的人能有這個機會使我命終往生西方，千載難逢，從此我就放棄這個衆苦充滿的娑婆世界，永免輪迴之苦，心裏反而又快樂又興奮，經此一念，誰知燒也退了，回臺北看吳海峯中醫師，吃兩劑中藥就好了。

我在五十九年有意退休，曾與朋友商量，朋友對我說千萬不要退休，退了以後無事可作，在家呆着無聊，我們平常連着放假幾天都覺得無事可作好難過，若是長年在家還不把人呆壞了，我說我退休沒有關係，我有一種更大的任務，更崇高的理想，更有意義的生活環境，我退休之後，把我的全幅精神供獻在佛學上，但是還嫌晚了，時間恐怕來不及了，我的功課表是每天念阿彌陀經、普門品、金剛經各一遍，地藏經一品、大悲咒二十一遍，禮佛五十拜，每逢星期一、三、五晚間到重慶南路三段九巷六號志蓮精舍聽淨空法師講華嚴經，每逢星期二晚間到上述地點聽地藏經，每逢星期日晚間到遼寧街蓮友念佛團聽彌陀經疏鈔，聽經回來還要寫「聽經札記」在菩提樹雜誌發表，以上所修的是出世法，有空餘時間擬再寫一點關於公路客運運輸的文字，現在已寫了三分之一約十萬字，這要看時節因緣如何，是否能完成這一件工作，因為有個外孫常常來家，他一來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他只有兩歲，非常可愛，來了就叫公公抱出去打秋千，在世間法說這是天倫之樂，在佛法說，這也是我修行的障礙。到今天退休已三年半，每天時間不敷分配，忙的不可開交，誰說退休後沒事作難過？

## 海角嘍鳴

(四二)

乃 偉

### △七六生辰書感六首

葉在銜

(一) 飄零身世自堪傷！  
最是有家歸不得，  
(二) 欲問行藏且未遑，  
却憐柳絮任風颺。

許國何曾顧有家，  
每逢攬揆思親日，  
(三) 老猶橐筆走天涯，  
百感填膺亂似麻。

天能與健敢辭勞，  
不息自強勤鼓吹，  
(四) 浩氣如虹老更豪！  
固知處變耐煎熬。

天錫遐齡厚我多，  
誅奸橫掃如椽筆，  
(五) 平生一卷足酣歌，  
蕩盡羣妖滅盡魔。

場來嶺嶠學東坡，  
指向中流看砥柱，  
一笑榮枯說夢婆，  
昇平四海靜無波。

(六) 深慚虛度不稱觴，  
一盃耽吟窮且樂，  
只羨黃花晚節香，  
人由難得壽而康。

△祝乃偉詞長七秩晉六華誕 陳海濤  
緒纒貴溪家學純，  
懸車願遂盟鷗鷺，  
舞綵歡承羨鳳麟，  
詩酒縱懷風雨共，  
蒼岑聚首笑言頻，  
嬰鳴海角文緣會，  
廿載唱酬歲月新。

△謝海濤詞長貽詩祝壽 葉在銜  
蓬萊島上共棲遲，  
文字論交清且淡，  
祝壽年年有好詩，  
但憑同調契心期。

△七六生辰璞師繪贈松鶴花瓶 葉在銜  
為壽賦此將意  
鶴年松壽祝生辰，  
多謝故人勞寵錫，  
妙筆傳神擅寫真，  
詩情畫意兩相親。